

重阳节的火焰 (外二章)

杨廷成

又是重阳。
河湟谷地落叶金黄、菊花遍地香。
每年这个时节,都有去登高的念想,而常常又落空。今年重阳夜前夕,给远在京城求学的儿子发短信说起这件事,他回复说,自打离开故乡之后,他有十年时间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了,每每回忆起当年和奶奶一起登高的情景,都是记忆犹新、感慨万分。

在我的家乡,村里很多人都遵循着重阳夜登高这一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古老习俗,母亲自然也不例外。记得那时我还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工作,每年重阳夜之时,就会回到村里,一家人簇拥在热炕上,说说笑笑,看母亲在炕桌上用一种黄色的草纸,剪出一叠叠鹿或马形状的纸片,乡亲们管这种纸片叫鹿马,是用来在重阳夜登高之时,放在火堆上燃烧的,以祈祷家人平安吉祥,光阴腾飞兴旺。

村里人还严格地依照祖训,在山顶上点起火堆、燃放鹿马的时辰最好是在重阳日的零点时分。村子南边有一座层峦起伏的大南山,我们家的坟也在山脚的一个山峰底下,我们每年去登高的地方自然也就选择在那里了。

母亲带着我们都是提前一个多钟头就向大南山走去,每次都是我挟着一捆晒干了的油菜籽茎杆、弟弟背着一捆早已用斧子劈开的木柴,母亲的布包里装满了剪好的鹿马、双手牵着妹妹和她的孙子,踏着漆黑的夜色,迎着凛冽的寒风,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山里走去。在一束手电筒微弱的光亮中,我们跟着母亲前行,这时的山道上已不少的乡亲们从不同的土巷里走出来、又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静悄悄的山野里只有急匆匆的脚步声响过,又很快被山风吹得很远很远了。

终于到了山顶,大家席地而坐,深秋时分的山地里凉意袭人,但经过一阵爬山的体力支出和对登高的圣神期许,我们的心里都是热呼呼的,火焰很快就点燃了,在山风的吹动下,火势越来越旺、茎杆爆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响声好像点燃了一挂挂鞭炮,火光映红了每张喜悦的脸膛,也照亮了山脚下的夜空。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拿着一叠叠鹿马朝着火光里投去,顷刻间,柴火腾起的光焰把那些个纸片或化为灰烬、或冲向天空被山风吹走,我们吆喝着、跳跃着、围着火光转圈,母亲在旁边看着我们手舞足蹈的样子,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幸福笑意。

此时,放眼望去,在大南山的许多山峰上都燃烧起了火光,对面十分遥远的湟水河北岸的大山上也有火光在星星点点的闪烁着。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河湟谷地的乡亲们都像我母亲一样,在熊熊燃烧的火光中寄托着一个个美好的心愿。时间如过隙白驹,近十多年光景,母亲疾病缠身,我调到省城忙于生计,弟弟做生意东奔西走,儿子去京城读书,我们一家再也没有机缘在重阳之夜去登临故乡的那座山峰,去感受那堆冲天的光焰,此事便成为相聚时常提起的一件憾事。

如今,慈爱的母亲已离我们远去,辛苦了一生的她静静地沉睡在当年曾多少次牵引我们登高的那座山峰下。而我却时常怀念着当年的那些场景,泼墨似的夜色,满天的星斗,冰凉的山风,耀眼的光焰,飞舞的鹿马,喜悦

的叫喊,母亲的笑脸。母亲啊,虽然您老人家已悄悄地离开您疼爱一生的子孙,去了遥远的另外一个世界,可当年您为我们点燃的那一簇簇重阳夜的火焰,是春天里的一缕缕光瀑,在寒冬里温暖着儿孙们的心灵;是暗夜里的举一举火把,照亮着儿孙们坎坷前行的旅程;是您终生操劳而熬红的眼神,在期盼中默默注视着儿孙走过的路和正在走的路……

一枚顶针

母亲离开我们快四年多时间了,尽管她老人家在弥留之际,将自己的一些贴身物件详细地做了个交待。她根据村里的那些和她亲近的老人和亲戚间与她同辈的女人们的喜好,把她珍爱的东西做了简单的赠予留言。但睹物伤情,我们兄妹一直没有去整理那些个遗物,它们就静静地躺在衣柜里、箱子里,似乎还在等待母亲一件件地拾起,眼神中荡漾出爱怜的神情。

今年夏天的一个休息日,我从城里回到乡下,兄妹几人打算遵循她的留言,把那些镯子、手机、按摩器、扩音耳机、衣物整理出来赠予她的生前玩伴们,也算是了却一桩她的心愿吧。在小妹整理遗物时,一枚指环样的金属物件从柜子里滑落到地上,与地板相碰撞的一瞬间,发出一声悦耳的脆响,在地上旋转了几圈后安静地躺在那里,在午后的阳光下闪耀着金黄色的光泽。

刚上学的小侄女蕾儿蹦蹦跳跳地跑过来,捡起那小东西后,拿给她姑姑看,问这个是什么东西。当我的目光落到她手上时,看清那是一枚顶针,这东西在如今的农村早已寻不见踪影。但在儿时的记忆里,顶针与乡下女人们终日相伴,那些年母亲瘦弱的手指上常常戴着一枚顶针。昏黄的油灯下,看着母亲缝衣纳鞋的身影,那是我此生难以忘怀的温暖场景啊。

小时候,家境贫困,我们一家大小身上穿的衣服、脚上穿的布鞋全是由母亲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粗糙的土布、缝衣针穿透它十分吃力,全靠母亲戴在右手中指的那枚顶针,将明晃晃的钢针死死地顶住穿过衣物。尤其是在纳鞋底时,母亲先是用锥子在鞋底上穿个孔,然后把系着麻绳的钢针插到缝隙间,再用顶针把钢针顶过去,最后用力拽过去,有时实在手劲无力,她就会死死用牙咬着钢针把它拽过去,这才算是一针。要知道,一副鞋底有多时就这样纳上几百针才能完成。那是一件多么枯燥无味,而费心劳神的活儿呀。但母亲除了每日白天繁重的农田劳作之后,日夜都在重复着这种缝缝补补的活计。我至今还记得在那些漫长的冬日里,木格子窗外寒风呼啸、雪粒打着窗纸噼啪作响,那方土炕温暖如春,一张木制的炕桌上油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一圈光晕,这一头,我趴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双手抚腿,看那油灯结起灯花时,就用一根细长的钢

针把它挑落,那一头,年轻的母亲一边给我和父亲缝制过年的新衣新鞋、一边给我讲述着牛郎织女、白蛇青蛇的故事。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母亲就是用这么一枚普普通通的顶针,给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乡村人家带来了无尽的温暖与盼望。

母亲和她同辈的乡村女人一样,从来没有进过学堂、也不识半个字,但她教育我们兄妹三人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一些极其细微的事,使我们受益终生。我高中毕业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就到县城参加了工作。有一次休息日,我回到乡下与母亲闲话时,知道了母亲正为弟弟不用功读书的事烦心不已。

那时候,家里条件已经好多了,衣服、鞋子都不用母亲一件件、一双双地再辛苦操劳了。但她每年仍然还是给我们兄妹每人做一双鞋,来打发乡村寂静的漫漫长夜。那天晚上,我们围着母亲坐在土炕上看她做针线活。母亲每次使劲用顶针把钢针顶过鞋底,又习惯性地把那枚钢针在她已经花白的发丝间捋了一下后,看着我们说:“这人呐,活一辈子也不容易,就像做这针线活,你想要这针穿过鞋底,你要永远准备好一个顶针,并且一针一线、紧紧凑凑地把这活做完,哪个地方你偷懒少做了一针,那个地方就会早早地开线穿帮,这双鞋也就穿不成了。”听完这番话,我感慨万千,是啊,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旅中,谁都要时时刻刻揣着勇气和毅力的这枚顶针,你前行的脚步才会如母亲手中的钢针穿越艰难与困苦,去完成一个个梦想。

在这近20年的日子里,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母亲也一直疾病缠身,我再也没有看到她做针线活的情景,但我没有想到,当年那枚极其粗糙的顶针她老人家一直珍藏着。我想,也许是她老人家在闲暇之日,时常把它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回味这一路走来的风雨岁月,几多回味、几多感叹哪。

如今,这枚顶针我已带回省城的家里,还用心地在古玩市场上淘到一个十分精制考究的红木盒子,把它放在里面,它的质地也许仅是一块生铁而已,但我想起当年在田野里劳作的母亲戴它时常戴在手指上的情景,我觉得这一枚顶针比黄金指环纯正,比钻石宝戒高贵,它就是母亲,这个乡村女人一生的情操。

端午索儿

穿过古城的街巷,一阵阵浓郁的沙枣花香味扑鼻而来,顺着一阵阵吆喝声望去,只见街边站着一排排身边立着挂满五颜六色香包架子的乡村女子,她们洋溢着喜悦之色的脸庞上似乎写着一行字,端午节到了。

我的故乡在远离这座城市的乡下,那是湟水河南岸的一个偏远而幽静的村子。孩提时代,那一幕幕记忆清新、铭刻心底的端午节故事,使我此生难以忘怀。

每至端午时节,故乡的村庄柳丝垂荫、枣花飘香、麦节抽穗、布谷啼鸣,一幅世外桃源的乡村画卷便展现在我的眼前。孩子们攀柳摘枝插在庄廊墙厚重的木门两旁,就连房檐上伸出的椽木上也插满了翠绿翠绿的柳枝。母亲们忙里忙外,准备着凉粉、凉面、菜包子等各种食物,男人们则邀亲唤友,把浓厚的乡村趣事泡在醇香的雄黄酒里。但令我至今最难忘的是母亲给我们系香包、拴索儿的事。

从我记事起,每年端午节,母亲都要给我精心缝制各种各样的香包,系在洗的干干净净的粗布衣襟前。她还从走乡串户的货郎手中买来彩色丝线,在她壮实的双腿上搓呀搓,把那些个彩线拧成一股,拴在我的手腕和脚腕处,这个乡俗叫拴索儿。后来,有了妹妹、又有了弟弟,每年端午节,我们胸前都挂着香包,围坐在母亲身边,看那一根根丝线转眼间在她用力的搓动中变幻成一条条索儿,拴在我们兄妹三人的身上。每至此,母亲一边拴一边念叨:索儿上了身,一辈子不忘根;索儿上了身,出门留下心;索儿上了身,晚夕不担惊;索儿上了身,永远是娘的人……这首质朴而韵味悠长的童谣伴着我们一天天长大,离开母亲的怀抱,离开温暖的故乡,去追逐人生的梦想。

当我娶妻生子,成为人父时,每年端午节,母亲不再给我手腕上拴索儿了,按她的意思说,就是我们在城里工作,索儿拴在手腕上,怪晃眼的,单位上的人看不惯。但她依然把索儿拴在我的脚腕上,她还告诉我,像我们这种常年奔波在外的人,只要有妈妈拴的索儿在身上,不管走了多远的地方,也能找到回家的路,索儿、索儿就是妈妈把儿子锁在心里头了。从我记事时,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无论我在哪里,都记得在端午时节回家,端坐在母亲眼前,看她一年年地剪断上年拴的索儿线,再把新的索儿给我拴上,看她一年年地满头青丝变成白发。

那年春天,母亲突发恶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看着她直挺的腰身在我的怀中如柔软的婴孩,看着她那双曾经给我力量与勇气的双眼如一盏风中的灯盏悄然熄灭,我们兄妹泪如雨注。办完母亲的丧事后不几天时间,端午节又到了,我们兄妹相聚在故乡的庄廊院里面面相视,看着孩子系着不再是奶奶亲手缝制的香包在院子里戏闹,一股悲情从心头袭来。后来,我提议我们还是和往年一样,买来丝线,自己学着母亲的样子做成索儿,自己系在脚腕上,当我把做好的索儿拴在脚腕上时,又禁不住想起为我拴了四十九年索儿的母亲,那个慈祥善良的乡下女人。

又一个端午节到了,又到了拴索儿的时候,远在故乡,深埋在黄土下面的母亲啊,你可曾知道,就是那一根根细细的索儿紧紧地把我们母子拴在了一起,哪怕我走到天涯,也永远走不出您的心间,哪怕我走到海角,也永远能找到回家的路。

草原上的蓝色妖姬

一叶禅

蓝玉簪龙胆,一看那名字,就有三分诗情,三分画意,还有三分浪漫,不由得让人心旌摇曳、浮想联翩,想那踩着金莲碎步,弱柳扶腰,乌黑的头发,挽了个公主髻,髻上簪着一支蓝色玉簪,上面垂着流苏,说话莺歌燕舞,眉眼顾盼流转的一朵朵女子来。让人无端地从内心滋生出一丝细碎的怜爱和眷恋。

世间有一种缘分妙不可言,一见倾心,再见倾情,三见便至死不渝,我对蓝玉簪龙胆亦是如此,一见倾心,从此念念不忘。在深秋的草原,邂逅了这样一种美丽,惊艳了时光、绚烂了岁月、激扬了情怀。开在岁月深处的蓝玉簪龙胆,抑或忧伤,抑或浪漫。清冷、高雅、孤傲,如同散落在草原上的蓝宝石,又如冰封千年的蓝色妖姬,兀自绽放,安然娉婷,于静寂无声处,装帧着草原深秋的素淡风情。

祁连,造物主特别眷爱这块土地,赋予它神奇、富饶、美丽;群山逶迤、草木丰盈、土地肥沃,风景旖旎,这里生长着藏青龙胆、蓝点龙胆、七叶龙胆、华丽龙胆、蓝玉簪龙胆等十几种龙胆,单从名字,你就可以想象到龙胆花的千姿百态和妖娆妩媚。被称为中国高山三大名花之一的龙胆花不仅花姿多姿多彩,它的颜色也各具特色,花开时节,盛开的龙胆花呈现出红、白、黄、紫等各种颜色,而最是那抹蓝

色,犹如散落在寂静高原的精灵,刹那间惊艳世界,看一眼就能让人深深地铭记在心。浅蓝色素净含韵、深蓝色幽远深邃、紫蓝色神秘婉滴、青蓝色冷艳孤傲,当你行走在广袤的草原上,置身于那一片片簇簇紫蓝色的蓝玉簪龙胆花花海的时候,你浮躁的心会刹那间归于平静和安宁。

一花一世界,一景一天堂!草木萧瑟,百花凋零的季节,蓝玉簪龙胆傲然绽放,遗世独立,妩媚而不妖艳,清秋风起,蓝玉簪龙胆花儿随风摇曳,激扬生姿,又如妩媚婷婷翩翩起舞的女子,使草原的秋季充满浪漫缠绵情怀!

蓝玉簪龙胆,遗世独立是你,光芒万丈也是你。生长在高山,怒放在原野,在冰封的世界里傲然挺立,安静而充满力量,不争不抢,固守着高原的一方圣地,给人以无尽的禅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净,我不是一位禅者,但在纤尘不染的玉簪龙胆花里,我看到了一朵朵澄澈的微笑,看到了一瓣瓣干净的心灵。

九月,我避开尘世的喧嚣,行走在田野阡陌,只为目睹蓝玉簪龙胆花绝世的容颜,一次、两次、三次;在这个多情浪漫的季节,每一次的遇见,都会掀起我激扬的心思,我在一缕浓浓的眷恋里挥毫相遇的继续,泼墨岁月的荣枯。

喇仓

才让多杰

喇仓喇仓以前叫喇仓
喇仓今后还会叫喇仓
喇仓是我的家乡,
我没有在那里出生
但并不影响它是我的家乡

是富有一定含金量的名字,
因而有时候我感到一种归属感,
抽空看看这不错的地方,
听听我那秃头叔叔的几句唠叨

喇仓的父老乡亲信奉喇阿仓
喇仓的大多数人都说不上
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
喇仓从古到今没有出过什么名人
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

喇仓这“喇”字
让我时常想起“牛角,羊角,藏羚羊角”
与老乡喝酒的时候
我听说我的家乡的这个名字,

